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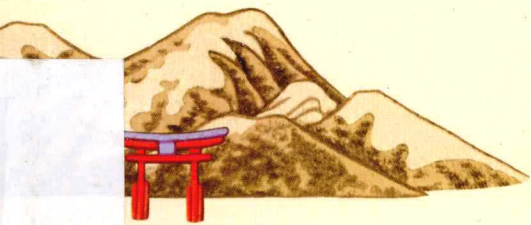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苍白的轨迹

箱根温泉杀人手稿

遭受最悲凉的背叛之后，或许再纯真的人心，
也会升起恨意……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著

「蒼い描点」

徐建雄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苍白的轨迹

箱根温泉杀人手稿

遭受最悲凉的背叛之后，或许再纯粹的人心，
也会升起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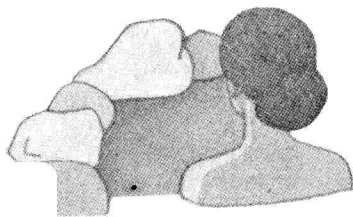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著

「蒼い描点」

徐建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白的轨迹:箱根温泉杀人手稿/(日)松本清张
著;徐建雄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1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5238-3

I. ①苍… II. ①松…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4312 号

AOI BYOTEN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59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econ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2010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2-151 号

书 名 苍白的轨迹:箱根温泉杀人手稿

著 者 (日)松本清张

译 者 徐建雄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吴 涛 张晓洲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23 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38-3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01

椎原典子坐上了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从新宿开出的“小田急”^①电车，前往箱根。

列车驶过多摩川铁桥时，可以看到河里浮动着的人和船只。七月的太阳虽然已经偏西，可在河面上的倒影依然像在燃烧着一般。电车继续向前，没过多久，相模绿色的原野就展现在眼前了。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车窗直泻进来，坐在典子这一边的乘客，纷纷手忙脚乱地放下了窗帘。

这一阵骚乱也惊动了典子，她从文库本^②的译著上抬起了双眼。

或许是这么个时段的关系吧，车厢里的一些乘客看样子是要去箱根过夜的。有年轻的情侣，也有中年的、却不是夫妇的伴侣。他们全都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而一些要在小田原下车的上班族，则是满脸倦容，一声不吭地紧闭着双眼。

典子身旁坐着的一个男子好像就是个下了班要回家的人。他将套在衬衫袖子里的胳膊搁在窗框上，又将自己的脸搁在胳膊上，睡着了，脸上渗

① 日本私营铁路之一。运营在东京都和神奈川县内。以新宿到小田原之间的线路为主，故称小田急线。“急”是快车的意思。

② 日本小开本书，可以放在口袋里的普及型廉价丛书。

出了一层油汗。典子要去的地方是箱根的宫之下^①，可她却一点儿也不兴奋。因为，她是为了工作才要去那里住两个晚上的。

虽说都是在箱根过夜，可内容却和那些成双成对的旅客决然不同。

去年从女子大学毕业后，典子就进了一家名叫阳光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既出版文艺类图书，也出版一本名为《新生文学》的杂志。她到出版社上班后，立刻就被分派到了该杂志的编辑部。经过了半年左右校对、排版的见习后，从去年秋天起就开始做外勤了。工作内容是跑到撰稿人的家里，请他们写稿，再者就是催稿并取回他们写好的手稿。

典子在那些撰稿人之间的评价不错，都说她蛮有灵气的。

“我这里以后就一直叫椎原来跑吧。”

一位畅销书作家甚至特意这样要求杂志主编。

“椎原啊，稿子晚一点拿回去也没事吧，今天晚上就留下来陪陪我嘛。”

一位女评论家曾经强行将她留下，还请她吃饭。

“不就是因为你的脸蛋长得讨人喜欢嘛？”主编白井曾经挠着花白的头发，扬起长长的下巴笑道，说得典子满脸通红地赶紧躲开了。典子长着一张可爱的圆脸，匀称的四肢从体内向外喷发着青春活力。她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富有弹性，像是在跳芭蕾似的。

事实上，典子工作起来也是风风火火、干净利落。一到临近截稿的日子，她就马不停蹄地在撰稿人和编辑部之间、编辑部和印刷厂之间来回跑。

因此，典子虽然还是个新手，却已经承担了三四个对该出版社来说较为重要的撰稿人的联络任务了。有几个比她早入社的男编辑在私下里感叹道：“白井可真宠阿典啊。”

可他们对典子并无不满。他们将椎原典子这个名字压缩了一下，作为爱称，叫典子为“阿典”。

“难听死了。什么‘阿典’‘阿典’的，像个酒吧女郎似的。”

① 著名的温泉旅游胜地。

典子抗议过两三次，可那些年轻的编辑觉得很好玩，把她的话只当是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不过，说实话，这个别名也确实能够反映出典子年轻活泼的个性。

然而，此刻坐在“小田急”的电车中赶往箱根的典子，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不起来。因为她负责联络的女作家村谷阿沙子拖稿拖得很严重，预定交稿的日期都过了两天了，说好是今天中午前交稿的，可赶到她那位于世田谷的家一看，却发现铁将军把门。典子顿时就慌了，四处打量了一番，发现大门旁用图钉钉着一个信封。她看到信封上用钢笔写着“椎原典子收”就赶紧打开来看。信上是村谷阿沙子的笔迹，只见她写道：“稿子迟了，非常抱歉。这个月我很累，想暂停一次。我去箱根的宫之下了，住在杉之屋饭店。”后面还很仔细地写了电话号码。似乎在说：要找我的话，就打到这里来吧。

典子拿着这封信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出版社。主编白井听了汇报，立刻就撇起了长下巴，将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

“开什么玩笑！到现在还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想干吗？我这里可是开着天窗傻等了两天了。好吧。我这就往箱根打电话。”

主编恨得牙直痒痒的，可他给箱根的杉之屋打通了电话，听到了村谷阿沙子的声音后，语调立刻就变了，完全是一副既吹捧又哀求的调子：

“是村谷老师吗？我这里不行了，帮帮忙吧。这个月进入苦夏了，收不到得力的稿子啊。您的稿子就是我们的顶梁柱啊。啊？哪里、哪里，拐棍也好正梁也好，反正就指望您了。今晚我就叫椎原上您那儿去，到明天傍晚之前您可得交稿啊。啊？来不及？哎哟，那到后天中午之前您无论如何也得完成啊。我们正等米下锅呢。拜托了。要是没了您的稿子，这一期杂志还出个什么劲儿呢？”

女作家村谷阿沙子今年三十二岁。原名麻子^①，丈夫村谷亮吾在某证

① “麻子”和“阿沙子”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券公司工作。

三年前，村谷阿沙子的作品在某出版社的小说大赛中得了奖，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那部获奖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怎么高，可题材独特，情节跌宕起伏，叫人一拿起来便撒不开手。看看她的身世，发现她竟是活跃在大正末期昭和初年的法学博士穴户宽尔的女儿。穴户宽尔博士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法学家，写得一手好文章，以数量众多的优美随笔而闻名。阿沙子是他的第四个女儿。

之后，那个出版社就对她产生了兴趣，约她写第二个作品。谁知她寄来的第二篇，质量竟超过了前一部获奖作品，语言表达也老到多了，这似乎是她从已经过世了的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天赋。而这一点，又给她的身上增添了不少光彩，即所谓的名门出才女。而这种血统论正好符合日本人的偏好。媒体自然也难免。不，应该说最看重出身的就是媒体。

果不其然，第二部作品发表后，再次大获好评。作品本身精彩动人，作者又是个女作家，并且是有名的穴户宽尔的女儿，这一切都形成了一股不容置疑的绝对优势。于是，她的人气就逐渐旺盛起来了。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村谷阿沙子就红了，成了一名畅销作家。她的作品虽然并不太多，但每出一部都会获得一片好评。读者觉得穴户宽尔的名字在她的背后发着淡淡的光辉，烘托她的形象，这种血统关系，对她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

村谷阿沙子在写作上算不得快手。似乎可以归为性情古怪的一类之中。在作家中，有人可以让编辑在隔壁房间里等着，自己开一个夜车就能完成一篇小说；甚至有人能一边跟客人说笑一边写作；但也有人在大白天也必须紧闭门窗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这样就写不出一个字来。村谷阿沙子比较接近于后者，不论自己的稿子怎么拖欠，也绝不会让编辑进屋来坐下等她的。

“只要有人在家里等着，我的精气散了，就更写不出来了。”她曾经摇晃着微微发胖的脸蛋，皱着眉头这么说道。她长着婴儿般的双层下巴，小眼睛，低鼻梁。那张颇有光彩、老带着不紧不慢表情的脸，总叫人怀

疑：这人看起来有些神经质啊！但人们马上会自己打消疑虑：毕竟是个作家嘛，有点古怪也很正常。

据说她在写作时，就连她家的女佣也不可以冒冒失失地拉开她的房门，有事叫她的时候要按喇叭通知她。听到喇叭声响，她那个发胖了的身子才会慢吞吞地从房间里踱出来，满脸不耐烦地听女佣说事。虽然她还没到在大白天就紧闭门窗搞得黑咕隆咚像晚上一样的程度，可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和外界隔离开。一般来说，越是笔头慢的作家这种倾向就越严重。

其实，村谷阿沙子在媒体上崭露头角之后的两三年之内，也写过不少作品，可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写作速度明显下降了。跟她约了稿，也总是赶不上月份，有时竟会拖上一两个月。

“低潮啊。怎么也写不出来。”

她曾经皱起眉头对上门来取稿件的编辑发过牢骚。可随即她又说：“不过，马上会走出来的。以后我肯定会写出好东西来作为补偿。下次要写稍稍长一点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鼻翼上油光光的，满脸斗志昂扬，然而，下一部作品必定又会流产。

实际上，《新生文学》就是在听了村谷阿沙子不知第几遍的表态后才满怀信心的。当时觉得这个月总该没有问题了，甚至连杂志的目录都已经定好了。所以，主编白井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村谷说了，明天傍晚之前会写好的。如果再落空就真不好办了，因为没有备用的稿子。阿典，你今晚就赶到箱根，住在那里，拿到稿子再回来。”白井主编就是这样命令典子的。

可尽管这样，椎原典子仍觉得这将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村谷阿沙子虽说在电话里已经答应了，可明摆着稿子有没有还两说呢。今晚住在那里也就算了，可要是明晚也得住在那里，恐怕结果还会是一场空。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事情，今晚就必须着力催促，因为付印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可能的话要在明天傍晚之前将稿子拿回来，好让主编放心。然而，要将笔

头很慢的村谷阿沙子逼到那种地步是需要非凡的努力的。

正因为典子的内心有这样一份担心，所以她坐在电车里用眼睛瞄过文库本，可上面那些铅字根本没有进入她的脑海里。她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读书应有的纯明境界之中。

当电车到达终点站箱根汤本车站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山背后去了，车窗被夕阳照得通红通红的。在这里下车的旅客，一会儿就会坐上巴士或雇车分散到箱根山中各地的温泉旅馆中去。可典子所坐的是靠后的车厢，从前面的车厢中下车的旅客这会儿还拥在站台上，正摩肩接踵地朝前走着。一眼望去，还是成双成对的男女占了大多数。

站台比较高，可以俯瞰车站建筑物和站前有巴士通过的大马路。当典子正疾步朝出口处走去时，无意中朝下面看了一眼，却在从出口处涌向大马路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田仓。

她立刻就认了出来。这个人瘦瘦的，高高的，身子有些向前弯曲，而最明显的特征是他手里提溜着的黑皮公文包。他正迈开那特有的、像是每一步都要把地面踩结实似的步伐朝前走着。

估计跟他坐的不是一节车厢吧，所以在电车上典子没看到他。他肯定也不知道典子跟他乘坐了同一辆电车。不然的话，他一定会主动来跟典子搭话的。

幸亏没跟他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典子内心暗自庆幸。

她不太喜欢这个人。这个名叫田仓义三的男人只在一个名叫S社的不怎么出书的三流出版社里挂了一个名，实际上他总是立了个不三不四的媚俗课题后，就自己去采访、收集材料，然后兜售给几家杂志社。有一次，《新生文学》为了出一期内容介于小说和评论之间的轻松读物，也向他买过材料。但因为他的爆料太厉害了，结果没敢用。

尽管如此，田仓还会时不时地上出版社来，跟主编聊上几句后再回家。就这样，他也认识了坐在编辑部里的椎原典子。有时，还会跟她招呼一声“怎么样？忙着呐？”，并莫名其妙地笑一笑。记得有一次，典子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去了有乐町^①，走在路上时突然遇到了田仓。田仓非要请她去喝茶，使她格外尴尬。因为田仓这个家伙稍稍有点死乞白赖的无赖劲儿，拒绝了他的邀请后，典子心里也仍是气鼓鼓的。正因为这样，今天虽然和他同乘一列电车，但毕竟不是在同一节车厢，所以典子觉得谢天谢地，总算免了一番麻烦。

下车后，典子故意在站台上慢慢地走着，同时也居高临下地观察着田仓。如果出站太早，被他缠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里是箱根，典子又是孤身一人，给他缠上的话什么麻烦事都有可能发生啊。再说了，田仓到底是跟谁一起来的呢？对此，典子也颇感兴趣。她觉得田仓绝不会单身一人来箱根的。

然而，事与愿违，看样子田仓还真是只身一人。他身边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像是同行的女性。这时，出了车站的旅客们都已经散了开来，各奔东西了。田仓站在巴士站前，衬衫的袖子挽得老高，还时不时探头探脑地看一下小田原方向的巴士过来了没有。车站上也有七八个人在等同一班巴士，但怎么看其中也不像有田仓的同伴。

典子如果现在出站的话，很可能会和田仓迎面相遇。于是，她便留在了候车室里。远远望去，只见田仓一手抱着上衣和皮包，一手扇着扇子。他的年龄只有四十来岁，但脸上阴气沉沉的，显得较为苍老。看来职业上的阴暗特性也同样反映到了他的脸上。

这家伙，要去哪儿呢？

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田仓不是来玩的，肯定是来打探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许是来探访最近箱根温泉旅馆里什么内幕的吧？典子心中这样那样地猜想着，耐着性子等待田仓坐车离开。

典子叫了一辆出租车朝宫之下赶去。出租车在半路上赶超了田仓所乘坐的巴士，典子觉得很开心。这辆巴士是开往元箱根^②的，那么，田仓今

① 位于东京千代区，靠近银座的繁华商业区。

② “元箱根”是神奈川县箱根町的一处地名，在芦之湖的东南岸。

晚会住在那里吗？

典子在宫之下的杉之屋饭店下了车，见到各扇窗户中都射出耀眼的灯光。箱根的黄昏已经降临了，散落在黑色的山谷以及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旅馆都已次第亮起了灯光，闪烁闪烁，争相辉映。

典子来到饭店的前台，说了要见住店的客人村谷阿沙子后，一个带着领结的男侍给客人的房间里打了电话。

“她说马上下来。”

典子点了点头，在一张放置在红地毯上、供候客用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没过多久，大堂靠里的电梯门打开了，身材肥胖的村谷阿沙子只身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她是从来不穿西式服装的，今天也只穿着一件浅色的薄和服，腰间系着一条博多腰带^①。但是，与其说腰带系在她那圆滚滚的腰上，还不如说是松松垮垮地绕在那里更准确。

典子赶紧站了起来。

“大老远的，真是难为你了。”

村谷阿沙子像脸盆一般溜圆的面庞上露出了笑容，低矮的鼻梁两侧出现了几丝皱纹。

“哪里哪里，老师您好。”典子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说道，“一直追到您静养的地方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这个月要是拿不到您的稿子，杂志可真的出不来了呀。”

“真拿你们没办法啊。”女作家脸上露出了几分得意的表情，却又将眉头皱了起来，“我可不是有意要逃过来的。只是觉得有点累了，最近写东西又有点力不从心，才想到这儿散散心的。我家那口子也来了。”

“啊呀，您先生也在啊？”

“嗯，连女佣也带来了，全家人都来了。”

村谷阿沙子的丈夫据说是某证券公司的职员，典子上她家去时也见过两三次。是个三十八九岁左右的中年人，个子又高又瘦。性格似乎很内

① 位于九州福岡市东部的地名，以织造品闻名。

向，出来打招呼时也是低着头嘴里嘟嘟囔囔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编辑们私下里都说，无论是在经济上、性格上还是名声上来看，他在妻子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典子见到他本人后，心中立刻赞同了这种说法。

听说是全家人都来箱根游玩，典子不由得又为稿子的事担起心来。

“稿子没有问题。”村谷阿沙子似乎已经从典子脸上的表情一直看到了她的内心深处，“承蒙白井先生的电话激励，正发奋开着快车呢。看样子明天午后就能完稿了。不过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就不得不干个通宵了。”

“哦，那就太好了！”典子不禁欢呼起来，“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老师，我们主编要是知道了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呢！虽说我不应该要求您通宵工作的，可还是要拜托您啊。我今晚就住在附近的旅馆里，明天中午之前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哦，是吗？嗯，那就这样吧。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村谷阿沙子说着将一只手搭在了典子的肩膀上。

“啊，不。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典子撒了个谎。因为必须尽快将村谷阿沙子赶回到稿纸跟前去。再说，和她面对面吃饭也够叫人感到压抑的。因此，典子说了声“拜托了”，又鞠了三个躬，就赶紧离开了杉之屋饭店。

一走出饭店的大门，黑黑的山野轮廓就立刻耸立在眼前。河里的水流声也从下方传来。强罗^①一带的灯光，在左侧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

今晚住哪里呢？典子站在听得到水流声的道路上，犹豫了起来。女孩子家孤身一人难免有些心中发慌，但与此同时，人在旅途的孤独感又使她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

最后，典子拿定了注意，朝灯光逐渐稀少的前方走了过去。很久以前去仙石原^②时曾了解到，那里的溪谷中有一家十分安静的温泉旅馆。

① 指位于箱根町的强罗温泉。

② 位于箱根町高原。

一路上，男男女女们身穿旅馆提供的薄单衣，在昏暗的山道上悠闲自在地游荡着。可典子此刻已经是汗流浹背了，一心只想早点到达饭店，好泡在温泉里。

当她以急匆匆的脚步穿行在那些身穿薄单衣优哉游哉的游客之中时，忽然发现了一个酷似田仓的男人身影，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或许是气温开始下降了的缘故吧，空中出现了薄雾，缠裹着路灯，形成了光晕。

椎原典子已经认出迎面走来的那个穿着和服薄单衣的人就是田仓义三。然而，狭路相逢，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坡，根本无法躲避。掉头往回走吧，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典子想佯装不知跟他来个擦肩而过，谁知田仓倒停下了脚步。他透过淡淡的灯光窥探似的打量着典子的脸，但似乎是因为逆光的关系又看不太清。典子心想“糟了”，可是还是想硬闯过去，但毕竟没有成功。

“嗯？这不是《新生文学》的椎原小姐吗？”

典子还是被他叫住了。

没办法，典子只得转过头去。可这么一来两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田仓处在逆光的位置上了。看不清他脸上到底是一副什么表情，可听他的话音似乎就可以想象到他脸上那种近似猥亵的窃喜。

“还真是椎原小姐啊。想不到会跟你在箱根见面啊。”说着话，田仓又向前凑近了两三步。

“你好。”典子无可奈何地跟他打了声招呼。对方的脸部处于阴影之中，自己却全部暴露在灯光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田仓抖了抖身上穿的不知是哪家旅馆的薄单衣的袖子，显得十分舒适凉爽。这个动作让典子重又感觉到了自己套装下面汗涔涔的肌肤。

“怎么了？这个时候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吗？”田仓一边问，一边还眼珠子滴溜乱转，扫视着典子身前身后的路面。显然是在观察典子有没有同伴。

“是为了工作来的。”典子回答道。

“工作？”田仓反问了一句，随即自顾自说了下去，“哦，是为了村谷吧？”

听他立刻提到了村谷阿沙子的名字，典子的直觉告诉她：这家伙该不会也是为了阿沙子才来箱根的吧？不过在这时，典子仅仅是觉得诧异而已——他又是怎么知道阿沙子来箱根的呢？

田仓义三对于作家、艺人们的动静可谓了如指掌。因为他写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用这些信息加工出来的。一旦发现了有意思的线索，他就利用这些素材加工成爆料性花边新闻卖给杂志社。

“追稿子追到了这里，还真是难为你了。哦，对了，你们已经派人去印刷厂校对了。那自然得盯紧一些了嘛。”

想不到田仓连这些情况都掌握了。

“村谷女士的稿子难产了吧？”

“嗯。”典子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因为她觉得对于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没必要正面回答。

“这下可麻烦了。白井君又是个急性子，你的日子不好过吧？”田仓说道。看样子他还真想就这么站着长谈下去了。典子一心只想早点甩掉他。被这么个身穿薄单衣的田仓得寸进尺地纠缠着，心里直发毛。更何况田仓似乎在旅馆里已经喝了点酒，身上还散发着酒气。看来他就住在附近的某家旅馆里。

“不好意思，我就此告辞了。”典子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道。

谁知田仓赶紧追问了一句：“等等。你不跟村谷女士住同一家旅馆吗？”

“嗯，不住在一起。”

“是啊。村谷女士是绝不和编辑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嘛。”

典子抬腿便走，不料田仓也跟了上来，和她肩并肩一起走着。典子心中十分懊恼：这在旁人眼里，岂不成了一对来温泉游玩的情侣了吗？

“最近村谷女士好像比较艰难啊。没写出什么好卖的东西来，发表的

作品也不多啊。”田仓似乎非常乐意与典子一路同行，“那可不是什么惜墨如金，是江郎才尽了吧？”

田仓的语调有些装腔作势。就是那种信息灵通人士常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典子对这种男人十分反感。

道旁的路灯星星点点的，更显得四下里静悄悄、黑魇魇的。远处高山上闪耀着的灯火给人一种空旷的距离感。这个田仓到底想跟到什么地方呀？他脚下发出的“呱唧、呱唧”的木屐声刺激着典子敏感的神经。典子看看自己要去投宿的旅馆快要到了，正要坚决地跟田仓说“再见”的时候，田仓又开口了：“村谷女士好像从不参加什么演讲会、座谈会嘛。”

田仓又说起了村谷的事情，根本不想离开典子。

“村谷老师不喜欢那种场合呗。”无奈之下，典子也只好搭理他一句。出不出席演讲会、座谈会本来就是人家的自由。看来田仓又要对此大放厥词了吧。

“是啊。女作家一般都对演讲会敬而远之的。”

不料田仓这次倒是很坦率地接受了她的说法。

“不过，座谈会大家还是乐于出席的。座谈嘛，不像演讲那么刻板，也就是聊聊天罢了。可村谷女士却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田仓最终还是批评了村谷。

“不过呢，读村谷的小说，也并不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清高呀。”

典子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再跟他这么漫无边际地应酬下去自己真要吃不消了。于是，她站定身子，用终结谈话的口吻说道：“那么，我就此告辞了。”

“哦，是吗？”田仓也停下了脚步，似乎也知道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旅馆定了吗？”

“嗯。”

“哪家？”

“就在前面。”

田仓朝前方看了一眼，说道：“哦，是木贺啊。那里倒确实是个清静

的所在。”

典子担心一接他的话头，他又会恬不知耻地跟过去，就一言不发地快步离开了。

田仓愣在原地。走了一段路，典子回头望了望，见黑暗之中田仓身上的薄单衣成了一团朦胧的白色。薄雾，在四周轻轻地飘荡了起来。

典子入住的旅馆并不大，据说，这家原本并不是旅馆，而是不知什么人的别墅。不带一点旅馆的气息倒也不错，房间也十分宁静宜人。

洗过了温泉，换上旅馆提供的浆好的薄和服单衣后，就立刻感到神清气爽。遇到田仓义三后所感到的不快也基本上烟消云散了。

旅馆里客人很少，这一点也正合典子的心意。没有团队客人来正好。因为自己是一个单身女客，要是在走廊上被男客们评头论足一番的话就讨厌了。

照料她吃晚饭的女侍是个中年妇女，对她十分关心。

“要是在白天的话，就能看到前面的溪谷了，真是美极了。”

女侍给她介绍了周围的地形。典子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以前经过时见过的、河流之中水落石出的景色。

吃过了晚饭，典子去旅馆门前的路上散步。悬崖下面传来了阵阵水流之声。由于天色已晚，这片令当地人颇为自豪的“木贺溪谷”的壮景已经不在视野之内了。

夜晚的空气已是相当的清冷。山中特有的那种凉飕飕的空气在黑暗之中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毕竟是箱根啊，果然名不虚传。如果是在东京的话，这个时候依然闷热无比，估计家家户户都躲在蚊帐中苦熬着难以入睡的漫漫长夜呢。典子觉得自己身处如此胜地多少有些于心不安。

这当然是在杂志社工作带来的职务之便了。不，应该说是多亏了作家村谷阿沙子才有这次机会。托她福，自己才得到这样的稍嫌奢侈的享受。四周静悄悄的，但山道上也有不少汽车在上上下下，传来阵阵喇叭声，车灯射出的光芒在黑夜中飞驰着，时而接连不断，时而交错相映。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的众多旅馆都亮起了灯，像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只只怪虫。

一种静谧的奢华，笼罩着这一带的山野。

雾，浓重起来了，四周一片白茫茫的，远处的灯光穿过浓雾淡淡地洒漫开来，恍惚间，直令人有置身于梦境的感觉。

典子觉得就这么回旅馆睡觉太可惜了。虽说姑娘家孤身一人难免有些发慌，但还是想再走上一段。不，说不定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散步了。浓雾的梦幻效果在引诱着她继续前行。一种飘飘荡荡的情感在二十三岁的典子的胸中渐渐地弥漫开来。

她继续朝前走着。这条路偏离了箱根的主干道，很少有汽车通过，到了眼下这个时候，更是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典子信步走在夜雾之中。这一带算不上是漆黑一片的深山野林。因为尽管相隔甚远，这儿那儿的还看得到许多闪闪烁烁的灯光。白雾飘荡流转，冲淡了凌厉的夜气。

心里觉得走到这里差不多该回去了，可脚步并没立刻停下，不知不觉间又走出了一大段。

她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哪里，看看别的旅馆的灯光已经近在咫尺，内心估摸着大概又回到了宫之下附近了吧。

典子忽然想到，村谷阿沙子眼下正在奋力写作吧？眼前立刻浮现出了胖胖的阿沙子鼻翼上油光光的，伏倒着身子奋笔疾书的模样。不过，她也可能因为一筹莫展，正手支脑门绞尽脑汁呢。不管怎么样，总是自己把她逼到这种地步的，而此时此刻自己却在优哉游哉地闲逛，想想心里还真有些过意不去。

然而，如果不能在明天傍晚之前将稿子带回去，自己也没法交差啊。白井主编现在肯定也是手拢着长发坐立不安。一想到这里，典子刚才那份诗情画意的心情一下子就破灭了，强烈的现实意识在她的面前展露出粗犷狰狞的本来面目。说到底，游山玩水的心情是不现实的。职业责任感像一根长长的皮带将她的意识牢牢拴住。

典子心想，要不要潜入村谷阿沙子下榻的杉之屋，去侦察一下她写作的进展情况？但又想到人家是带着丈夫和女佣一起来的，况且这位女作